

他沉沦，他跌倒，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

雷米◎作品

第七个读者

心理罪

第1季

雷米◎作品

第七个读者

心理罪

Criminal Mind

第①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理罪. 第1季 / 雷米著. —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229-09784-4

I. ①心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6494号

心理罪 第1季

XINLIZUI DIYIJI

雷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策划编辑: 欧阳勇富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10.25 字数: 1596千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99.00元 (全五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他沉沦，他跌倒。你们一再嘲笑，须知，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。他乐极生悲，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。

——尼采

自序 命运光轮

2006年，你在做什么？

七忆凉：爸妈闹离婚，爸爸又是刑警得罪人，那一阵天天有恐吓电话打来家里，后来整天拔电话线，严重时半夜有人按门铃骂人。我快中考又开始叛逆，其实心里看这种状况着急，无力解决，又不好意思表达出对父母的爱。2006年是我从小到大最不开心的一年。

云之不哭死神：那一年大二升大三。考德语四级。看世界杯。电话门爆发，国米从此翻身。向大学里爱过的一个女人表白。

依帆乐乐：在谈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一场恋爱。

文保保：马上要参加工作了，平安夜坐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。

Kirara610：2006年……母亲重病，辗转在上海各大医院；我严重耽搁了学习，甚至还挂了科；和男友也感情不顺分手。那时我常常低烧不断，每天觉得天空都是灰的。

aliceayres7：大一，复读之后的第二志愿。失眠，焦虑症确诊第三年。跟朋友去了云南和四川，人生第一次意义重大的自助游。

莫洛 molo：还在读高一，刚分的文理科。在最顶楼的教室，落地的窗户，每天漫长得很的晚自习和隔几天就换的偷偷在语文课上看的课外书。

我真的是刘冬：初三。因为搬家了，而我留在那里等初中毕业，没有父母管教，我变得爱对老师撒谎。那一年的自己懦弱，没有主见。

j45PEr：大二，《心理罪之画像》里的大学，刚刚交了女朋友，每天晚上骑自行车从南校到白医大和她一起看星星。

翻竹：大二，母亲住院中，尝试兼职 & 写作，风格最黑暗期。

虫 xx：从高二到高三。参加艺术高考。看很多电影和书。

2006年6月，我在一份空白文档上敲下几个字：第七个读者。

7年前，我并不知道这几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。那时候，没有雷米，没有《心理罪》系列，有的只是一个在脑海中萦绕了几年的故事。1999年，我在师大的图书馆里借书，填写借书卡的时候，看到此前借书者的名字，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——原本毫无交集的几个人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因为一本书，出现在同一张卡片上。

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念头：如果用一件事把这些人缠绕在一起，会怎样？

方木这个名字和《第七个读者》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在脑海中，始终盘桓，不停缠绕，直到2006年6月。

它像一个魔咒，不断地霸占我的生活。2001年在吉林大学的图书馆看到《嫌疑画像》这本书，于是有了《画像》的故事；2004年去本溪水洞，于是有了《暗河》的构想。写出这个故事，然后让方木在纸上站起来，似乎成为我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情。

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我做到了。

它是那么粗糙、简单、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，带着某种狂妄和鲁莽的质感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它让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

化。比如说，我有了你们——我始终对之充满感激的读者。

感谢你们能喜欢这样一个粗鄙的故事。

感谢你们能期待这样一个神经质的主人公。

感谢你们能宽容这样一个拖沓、顽固的作者。

感谢你们能在漫长的7年中，始终关注我和方木的故事。

感谢你们肯让《心理罪》系列小说成为你们记忆的一部分。

感谢你们能相信勇气，相信善良，相信责任，相信牺牲的价值。

感谢你们，能让我拥有你们。

所以，我觉得，我应该做点什么。为了你们。因为我始终觉得，人和人的相遇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就像我问你们的那样：2006年，你在做什么？

也许，我们在同一时间，做一件足可以改变人生的事情。

于是，我要把它呈现给你们——《心理罪之第七个读者》。

它是方木和《心理罪》系列小说的源起，也会牢牢咬住《城市之光》渐渐拉长的背影。正因为如此，《心理罪》会形成一个环，宛若笼罩在我们身上的命运光轮，踏上它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奔跑下去。

循环往复，一直生长，永无止境。一如我和你们。

说说这本书吧。完成初稿那天是2013年11月中旬，阳光明媚，空气寒冽。我仿佛放下了一个背负已久的重担，出门，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。其实，已经有某种东西悄然离开，只是在此后几天，我对之毫无觉察。直到某天清晨，我步行去上班，路过一座桥，桥下是一条横贯城市的河流。

我走着，看着尚未冰封的河面，以及在水中摇曳的水草。

突然，巨大的伤感猝然袭来。

如同《城市之光》的尾声：我想你要走了。

你要告别了

故事都说完了

你要告别了

你会快乐

你会快乐

你会……

我意识到，该对他说再见了。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

这个陪伴了我7年的人，这个孤独、倔强的人，这个燃起你们的热血，又为之痛哭的人，挥起残缺的右手，对我说再见。

在燃烧生命至绚烂的顶点时落幕，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更何况，我和他都不是喜欢告别的人。

再见。好吧。至少有再见的可能。

在或远或近的未来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对《第七个读者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。也许会有老读者觉得陌生，那么，请原谅我这个固执和苛刻至病态的作者。

此外，还有独立成章的四个故事，分别是《毒树之果》《斯金纳之箱》《月光的谎言》《两生花》。它们是《心理罪》系列作品的补齐。因为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因果让我耿耿于怀，更不愿让它们消弭于前作的某些文字中。同时，它们也是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我相信，你们会从中得到启示，获取答案。

如果你第一次知道方木和雷米，第一次翻开《心理罪》系列小说的话，如果你想阅读一个完整的故事，那么，最佳序列是：《心理罪之第七个读者》《毒树之果》《心理罪之画像》《斯金纳之箱》《心理罪之教化场》《月光的谎言》《心理罪之暗河》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《两生花》。

如果你早已熟知方木的种种，并且一直在等待这本书的话，相信你会和我一样，感慨命运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。

一定会有人问我，这本书是不是《心理罪》系列的终结，抑或，还会有方木的故事？我只能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关于方木，关于《心理罪》，想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至于未来，我说不清楚，也无法掌控。方木已经从纸上站了起来，游离于空气与阳光下。我是他的创作者，但再也无法决定他的命运。我期待着，有一天，他会回来，对我说，嗨，雷米，想听我的故事么？

其实，我很想念他。

对于你们而言，请不要纠结。我永远不会是一个甘愿沉默的人。只要我依旧同情、哀伤或者愤怒，就总会有话要说。如果你们曾坐在老式电影院里，就会有这样的经历：影片戛然而止，放映师慢条斯理地更换下一卷胶片……

倘若如此，你们一定会和我一样，静静地坐在黑暗里，凝视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光明。

目 录

引子 回忆 / 1

“反正也睡不着，”女孩手握着杯子，双眼紧紧地盯着我，“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。”

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的眼睛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，单纯、懵懂、清澈见底。

第一章 夜行者 / 7

忽然，这夜行者停下了脚步，小小的耳朵警觉地竖起来。很快，它就掉转身子跑掉了。

你听到角落里沉重的呼吸声了么？

第二章 调查 / 13

一个保卫处的干部走进来，对陈老师点点头。

“我是保卫处的，找个学生。”然后，他在教室里扫视一圈，开口问道，“方木，方木在哪儿？”

第三章 动机 / 23

这一切如此逼真地出现在方木的眼前，他几乎要顺着那紧攥着绳套的双手望上去……

忽然，水管里传来一阵轰鸣声，那声音仿佛一个被勒住脖子的人在垂死挣扎时的呻吟。

第四章 天台 / 30

丁树成看着死者的头部。那是一张曾经秀丽，此刻却破碎不堪的脸，口和眼半张着，一副微微惊讶又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你要告诉我什么呢？

第五章 挚爱 / 38

傍晚的时候，男孩突然醒了。他猛地坐起身来，惶恐无比地四处张望着。女人被男孩突如其来的动作掀到一边，又是惊讶又是好笑。

“你怕什么，家里只有我们两个。”

第六章 回魂夜 / 43

祝老四终于回过神来，颤巍巍地轻声说：“佟倩，是你么？”

对面的黑影之一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，随即悄无声息地瘫倒了。

第七章 雪雕 / 52

男孩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跪伏着，头顶着地面，两只手软软地垂在身侧。在他的头部和身上到处都是碎冰块，脖颈后面插着一支晶莹透亮的冰凌。

第八章 无力悲伤 / 59

方木看看紧锁的房门。那个有点闹人的小个子在这里住了三年，每天到这个时候，他都会在各个寝室乱串……可是现在，他化作一把轻飘飘的灰，躺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小匣子里。

第九章 冬夜 / 72

女人慢慢站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

屏息倾听着。

里面一片寂静，没有男孩往日轻轻的鼾声。

第十章 死亡借书卡 / 78

身边走过一群群敲打着饭盆，大声谈笑的男女。这个世界上，居然还有人那么关心吃饭。

如果那个游戏真的没有完结，那么，是不是这张借书卡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死？

第十一章 WPO 小组 / 85

“你是想说，如果凶手真的在这个名单中，也好牵制他么？”吴涵看看方木。

方木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算是承认。

第十二章 三人舞台 / 92

“别想了，他也没把我怎么样。我一个单身女人，没办法……”

突然，女人感到手背上落下滚烫的一滴。她吃了一惊，转到男孩身前一看，他已经泪流满面。

第十三章 如果下一个是我 / 97

“如果下一个人是我，我希望他能一下子杀死我。最好在背后，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。”陈希把手交叉在身前，歪着头，似乎在描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。

第十四章 人莫予毒 / 104

你应该在黑暗中暗自冷笑吧。你应该陶醉于我们的恐惧与无所适从吧。你应该在轻松地愉快地选择下一个牺牲品吧。

方木抬头看着同样漆黑一片的天。你究竟是谁？

第十五章 恶魔的盛宴 / 116

它急速转身，双手按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，又把头抵了上去。

“我的神，我的爱人！你看到了，你全看到了！他沉沦，他跌倒。你们一再嘲笑，须知，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……”

第十六章 所谓天赋 / 128

回去的车上，丁树成好奇地问邢至森：“你为什么要让他参与这个案子？他的那些所谓‘分析’，你相信么？”

邢至森笑笑，反问道：“你知道罗纳尔多为什么是世界第一前锋么？”

第十七章 耻辱之夜 / 138

“你个臭娘们，真敢下手啊。怪不得有胆子杀人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女人紧绷的身体一下子软下来，手中的杯子也仿佛忽然重若千斤，几乎拿不住了。

第十八章 仇恨 / 141

方木抬起头：“那天，在我的宿舍里，你的一个微笑，就让我恨不得当场掐死你。”

邢至森看着方木。在这个男孩的眼睛里，已经找不到初次见面时的紧张，以及与年龄相称的单纯。他的眼神沧桑、落寞，带着深深的倦意却又炯炯有神。

第十九章 你是谁？ / 150

良久，方木忽然轻声说道：“三哥，听说人死了之后，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”

吴涵扭头看看窗外璀璨的星空：“是啊，是有这种说法。”

“你说，哪一颗是陈希？”

第二十章 夜祭 / 158

陈希，你还好么？

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，某个安静的宅落，你正沉睡在一个小小的木匣子里。也许刚刚被父亲的大手抚摸过，也许刚刚被母亲的泪水浸湿过……

那么，请你回来吧，这个令你第一次心动的地方。

第二十一章 真凶 / 167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月亮已经钻出了云层，向地面抛洒着清冷的光。

楼下不再是漆黑一片。在灰白色的水泥地面上，躺着一个四肢摊开的人！

第二十二章 断线 / 174

方木闭上眼睛，竭力想在空气中捕捉到任何一丝残存的信息。然而，无论他多么努力，心中仍是一片虚空。

人死如灯灭。难道那条线索，也随着唐德厚的死而断裂？

第二十三章 水箱 / 189

不，我在胡思乱想。停止这些疯狂的念头。马上停止！

老爸大为紧张起来：“不舒服就赶快说，严重了就来不及了。”
来不及了。

第二十四章 谢幕 / 198

“对，因为你发现了那张借书卡，而我在那个时候，刚刚从这个游戏中找到了乐趣。”

吴涵宛若演戏一般优雅地伸出双手，好像在迎接一个久违的好友。

第二十五章 火 / 210

“出来……出来啊……”方木的喉咙里全是滚烫的烟尘，他尽量躲避着炽烈的火苗，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寝室中央的一团焦黑中，一只眼睛缓缓睁开，即使在耀眼的烈火中，那只眼中的光芒依旧清晰可辨。

第二十六章 孙梅的日记 / 238

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这本日记就只为你写，我的涵。我要记下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，我要把这本日记本的每一页都写满。在此之前，我要向你保守这个小小的秘密。我的涵，我要看见你脸上惊喜的样子。

尾声 时间的彼岸 / 253

那是一把烟迹斑驳的大号军刀，塑料刀柄已经被火熔掉了一部分。

看到这把刀，方木立刻回忆起被它顶在脖子上的尖锐痛感。

其实，你跟我是一样的。

番外一 毒树之果 / 258

番外二 斯金纳之箱 / 290

番外三 月光的谎言 / 325

番外四 两生花 / 375

引子 回忆

我睡了多久？

现在探讨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立刻感到鼻腔里充满了各种可疑的气味。我吸吸鼻子，分辨出康师傅红烧牛肉面、大葱、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、劣质白酒、豆瓣酱以及一些刚刚脱掉的鞋子的味道。

中国的火车永远是这样，像一个营业到很晚的食堂。而这个食堂出售的总是隔夜的食物，不管你是否喜欢或者接受，都不得不咽下去。在闷热、潮湿的车厢里，那味道就像有质感的雾一样，厚厚的，黏黏的，蒙住你的眼睛。

我拧开一瓶矿泉水，一口气喝了小半瓶，然后慢慢地从口袋里拿出眼镜戴上——眼前的事物也清晰起来。

坐在对面的，是一个表情麻木的中年男人。他穿着厚实的大衣，手里紧紧抓着一只黑色革制皮包（双手布满皱纹，粗糙不堪）。脚上的皮鞋布满灰尘，且裂了口子，而它的主人，正用一种近乎呆滞的目光，茫然地盯着行李架上的包裹。他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穿着普通，长相平平，闭着眼睛听MP3（国产货，用了很久了）。我左边是一

个和我一样伏案入睡的老妇，一丝涎水顺着嘴角流下，在桌子上留下闪闪发光的一摊。这一切很快让我兴味索然。我收回目光，扭头看着窗外。

这是一个初春的日子，天气阴霾。火车刚刚经过的地方是一片荒凉的土地，没有想象中的勤劳的农民在春播，连头牛都看不见。窗外偶尔晃过几间低矮的平房，能看见一些穿着厚厚的棉袄的孩子在门前玩耍。我无从知晓他们的游戏，却能感受到在春日里蓬勃进发的快乐。

那是与我无关的情绪，尽管我很想投身其中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拉住一个费力地穿过人群的乘务员，“什么时候能补卧铺票？”

“等会儿吧，没看见现在这么忙么？”长着宽阔脸庞的女乘务员不耐烦地说道，“真烦人，春运都过去了，还这么多人。”她看着车厢里攒动的人头，眉头紧锁。

那些人挤在一起，都带着嫉妒与怨恨的表情看着那些安坐在座椅上的人。在更多的时候，他们会像鹰隼寻找猎物一样四处寻找着，试图找到一个即将下车的旅客，然后迅速挤过去，把那几十厘米宽的空间据为己有。

我的目光落在我斜前方的两个人身上。

那是一男一女。女的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男的坐在她身边，趴在桌子上，似乎在睡觉。女的年纪不大，看样子像是个在校学生，脸上带着惶恐和羞愤的表情，不时轻推一下身边的男人。那男人每每被推开一点，又顽固地重新贴过去。

我注意到男人的肩膀在微微地动。

我皱皱眉头，开始感到身上发热。

女孩尽力躲避着，同时不住地向四处张望，似乎期盼能有人前来解围。然而，周围的乘客只是扫了一眼就别过头去，没有人回应女孩的目光，更没有人出手阻止男人的动作。大家都沉默着，好像保守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男人的肩膀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女孩的眼里开始有泪光闪烁。